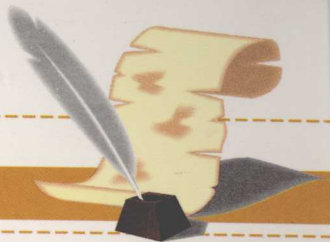


Y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 小说集



奇特人生

李相状 吕维 / 等著



-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1247.7
1154
:7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吕维 等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 I.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312 号

著者 李乡状 著者 李乡状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数 42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 (全 30 册, 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不受欢迎的邻居	(1129)
鹅卵石穿透玻璃	(1145)
“七完八”和“倍波一千”	(1160)
楼上的玻璃也碎了	(1178)
“泰森”VS“七完八”	(1193)
最佳推理	(1209)
寻找“七完八”	(1227)
奇特人生	(1246)
真相，令人震惊	(1263)
磁带里的鬼故事	(1279)
睫毛下的赞美诗	(1287)
南风	(1296)
幽游缅甸	(1303)

她收回目光，拿出一支碳素笔。

作业堆积如小山。

这对于学习成绩特别突出的区佳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但由于明天她要和高天团、俞悦去到郊外的一所小学希望送同学们捐赠的学习用品，两天的作业必须要一天内完成，工作量就显得有些大了。



不受欢迎的邻居

区佳的新邻居开始装修房子那天，是6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

吃早饭，区佳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摘下挂在门后的书包，坐在爸爸刚给她买的书桌前，准备写家庭作业。

她掏出厚厚一沓已经印好的作业题，放在干净的书桌上，抬头看了看窗外夏日的阳光很灿烂，均匀地从天空高远处播洒下来；小区花园里的树，站在晴空之下，叶片放射着金属般的光泽，一动不动地凝固成一幅精心绘制的油画。

这样的天气，区佳的心情格外好。她收回目光，拿出一支碳素笔。

作业堆积如小山。

这对于学习成绩特别突出的区佳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但由于明天她要和高天仞、俞悦去到郊外的一所小学希望送同学们捐赠的学习用品，两天的作业必须要在一天内完成，工作量就显得有些大了。



区佳决定先做化学作业。

化学是区佳的弱项，把它攻下来，别的科目就易如反掌了。

于是，区佳翻出化学卷子，刚完做了一道问答题，忽然，她的头顶之上，响起了一阵杂乱的声音。

那是人的脚步声。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只有很多人同时走动，才能发出这种让人心跳不已的噪音。

区佳皱紧了眉头。

她感到疑惑不解：她家楼上，自从张姨家搬走以后，房子一直空着，怎么会突然来了这么多的人？

那毫无顾忌的脚步声，说明楼上的人是合法进入空房的。

莫非又有人住进来了？他们在搬家？

搬家弄出些动静是任何人也避免不了的。

区佳只好耐着性子，继续做自己的事。

咣当——咣当——咣当。

什么东西接二连三地重重地落了下来。

区佳觉得墙壁在颤，桌子在摇，窗上的玻璃也发出了不堪震动即将破碎的哗哗声。她抬起头，看见天花板上的灰尘，正



像无数只微型蚊子，向她的头上袭来。

区佳连忙一跃而起，向客厅逃窜。

声音在持续，震颤在加剧。区佳十分生气地往沙发上一坐，顺手拿起茶几上一听她没喝完的饮料，刚举到嘴边儿，就停住了，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愣住了：

她擦完不久的光可鉴人的玻璃茶几失去了原有的晶莹剔透，变成了一种让人看了备感压抑的浅灰色。区佳惊讶万分，仰脸一看，天花板上的涂料，纷纷扬扬地落得正欢。区佳又走进爸爸妈妈的房间，同样也是灰尘飘舞。

她终于明白：自己正常的生活已受到严重的破坏，即使在自己的家也无容身之处了。区佳脸因过于气愤显得挺难看的，决定上楼提醒那些人一声，就拉开门，走了出去。

她上到3楼，见那道锁了整整一夏天的门敞开着。说话声、挪动东西声、砸墙声和铁器撞击声交织成一股汹涌的浊浪，滚滚而出，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

区佳探了下头，看见一个身材高大且丰满的女人，站在客厅中间，双手不断地比划着，和一个男人说话。她一袭黑裙，衬托出两条匀称的长腿；浓黑的头发，挽成发髻，像一颗硕大无朋的珍珠，璀璨夺目；她那双顾盼溢彩的美目，波动着冷傲；她颐指气使的神态，让人喘不过气儿来。



她应该是这家的女主人。区佳的朝向，干柴壁炉只燃沃薪

这个女人十分漂亮，但给区佳的初次印象很糟。

区佳便打消了提醒新邻居加点儿小心别影响周围人家正常生活的念头，她正准备转身回到自己的家，几位衣衫不整的民工，扛着水泥、瓷砖、大理石从楼梯鱼贯而上。区佳连忙躲到通往4楼的楼梯上，直到民工都进屋了，她才回家。

区佳知道，3楼新搬来的这家，要大兴土木，装修房屋。

她又“看来，得过上一段吵闹的日子了。”区佳坐下想。

这时，可能初期工程使用的装潢材料已经全部到位，楼上除了不紧不慢的砸墙声，别的动静消失了。区佳抓起碳素笔，旋开笔帽，更大的声音透过了楼板：

突突突突突突……

电锤。

该死的电锤！

像一辆开足马力的拖拉机在区佳的头顶上跑来跑去。

作业没法写了！

区佳重重地把笔摔在书桌上，走进客厅。

她换上鞋。

就在区佳打开房门的刹那间，她迟疑了一下，脱下刚换上的鞋，只穿着袜子，走进自己的房间，把作业装到书包里，背



在了身上。

区佳去了叔叔区敬海家。楼上那家，折腾了两个多月，总算搬了进来。饱受噪音之苦的区佳长嘘了一口气，仰头看着自家棚皮已多处被震落的出现大大小小无数个“地图”的天花板，高兴地说：“我的天我的上帝我的妈呀！终于脱离苦海了，谢谢你了！”

两个多月，近 80 天被人家搅得寝食不安的，到头来还要谢他，真没见过这样傻的丫头了。

谁知到了下午，区佳才发现，楼上的邻居对她发自内心的感谢并不领情。仅平静了不到几个小时，又闹哄开了。装修时的那些刺耳的声音被说笑声、钢琴声、打麻将的哗啦——哗啦声、杂沓的脚步声和比破锣还难听的唱歌声取代了。

区佳被迫中断英语听读练习，央求爸爸：“你上楼说一声，他们不能再这样永无休止地吵下去了。”她是故意用“永无休止”这个词的，好让爸爸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区佳的爸爸区敬阳被女儿这种过于认真的态度逗笑了，通情达理地说：“谁家过日子也不会永无休止地吵下去。”他手往上一指：“他家过了今天，以后就平静了。”

区佳见爸爸如此宽容，如此有把握，很想听听他下这个结论的理由，就问：“老爸，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





“你想啊！现在谁家住房不装修？在装修的过程中，一定会给左邻右舍带来麻烦的。怎么办？这就要相互理解。将来咱家有了新房，也要装修，也要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如果那时候人家指责咱们，你能高兴吗？所以，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定要相互理解，尽量不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了。”

区佳摇摇头，表示不赞同爸爸的意见。

“你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前提。”

“说说，什么是最关键的？”

“在楼上装修的时候，我让你找过他们吗？”

“没有。”

“他家开始干活那天，我确实上楼去找了，可是我一句话没说就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考虑到你刚才说的那些了，另外，我挺讨厌他家那个女的。但是，今天他家已经装修完了，正式搬进来了，依旧无视别人的感受就不对了。”区佳的手往上一指说：“你听你听，说的、唱的、打麻将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敢说，他家屋里最起码有一个排的人，哪儿来的呢？”

“哪儿来的？请来的，都是亲戚朋友。你不知道，搬家请客，现在中国人兴这个，叫‘燎锅底儿’。要不我咋说过了今天就平静了。”



区佳皱起眉头：“累不累呀？咱家以后有住新房那天，我可不希望你也请一大帮人又吃又喝又打麻将的，烦死了！”

“我看连装修都免了才省心呢。”

区佳说：“那可不行，咋的也得给我铺上地板哪！”

“铺地板的时候整得丁当乱响的也不怕楼下找你来？”

爸爸的意思区佳懂，就站起来说：“言之有理，老爸！”

她把“随身听”别在后腰上，又拿了几盘磁带，边走边说：“我到公园找个人少的地方练习英语去了。”

区敬阳从身边的矮柜上拿起自己的手机，递给女儿：“这个带上，等你妈回来我好给你打电话，咱们一家三口也找个地方潇洒去。楼上不到半夜消停不下来。”

区佳说：“我不带那玩意儿，你告诉我几点走我准时回来不就行了。”

区敬阳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说：“你妈5点到家，你5点半回来就赶趟。”

区佳又揣了些零钱，走了。

区敬阳请妻子和女儿吃了顿烤鸭，他们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了。

楼上的喧嚣透过楼板依旧源源不断传递下来，在渐渐归于寂静的夜晚，让人听了比白天更加心烦。



“有完没完了？”区佳十分不满地嘟囔一句。

区敬阳打开了电视，是当地的文体频道，正在播出一台大型文艺晚会。他把声音放大，优美的歌声压住楼上的噪音。

真是个好办法！

区佳看了会儿电视，有些犯困，就洗澡去了。

洗完澡出来，她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台灯，坐在桌看书。

她是个生活有规律的女孩儿，在不出现极特殊的情况下，总坚持固定的作息時間。她的习惯是晚上10点准时上床睡觉，早晨5点按时起床。从她上小学到现在将近8年的时间，一直是在严于律己中恪守自己的准则度过的。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不仅身体健康，上课也总是精力充沛，加上她天赋过人，学习从来没感到像有些同学那样吃力，成绩还遥遥领先。

但今天区佳躺下后，发现一种外来的难以抗拒的力量要破坏她多年养成的习惯。这种力量就是楼上传下来的噪音。的确，说笑声、像破锣嗓子似的唱歌声和钢琴声都消失了，但麻将声依然经久不息。同时，还有一个更令人心烦意乱的声音忽高忽低传入区佳的耳鼓：

吱呀——吱呀——吱呀——嘎……

像一张快要散架子的破床上躺着一位体重200斤出头并不



停翻动身体的大胖子，也像一扇老旧的木门被狂风吹得将要与门框分离前的呻吟。

这是什么东西？

区佳脑海中浮现出了四人围坐一桌打麻将的情景。

椅子。

一定是椅子！

他家的房子装修的简直像一座宫殿，他家有钢琴，当然很有钱了。

为什么还要坐这样的椅子呢？

如果在区佳家有这样的椅子，早就淘汰了……

该死的麻将，恼人的椅子，没有半点儿公德意识的邻居，

你们知不知道，人坐得时间太长了要引发多种疾病的。对！有

病，你们已经有病而且不可救药了……区佳用她认为最刻毒的

语言诅咒着。

不知不觉，她睡着了。

开始做梦。

她独自一人，在公园里的云杉树林中徜徉。

天空晴朗，阳光从枝叶的缝隙中钻进来，落在她的头上、

肩上。她高扬着头，伸开双臂，尽情享受上苍赐予她的温馨与

和暖。突然，一朵阴云，杀气腾腾地自天而降，停留在她头顶



上方，一线污浊的雨水，浇在她的身上。一丝凉意，也从她的脸蔓延开来……

她想躲到一棵亭亭如盖的巨杉之下，避开这朵阴云及污浊的雨水。但，她的双腿，犹如坠附着沉重的铅块，任她使出多大的力气，也不能迈出半步……

污浊的雨水，冲刷着她的脸……

区佳醒了，她睁开了眼睛，觉得有什么凉丝丝的东西在她的脸上爬行。梦中的遭遇在现实中不以人的意志延续着，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呀！

怪事！

区佳壮着胆子按亮了灯。

“爸妈！不好了，我的屋里下雨了！”

“傻丫头！屋里还能下雨，说梦话呢？”区佳的妈妈刘影睡眼惺忪地走进女儿的房间。一看愣住了。

天花板上，水流成注，像一群隐藏在上面老长时间的精灵，翻着跟头，争先恐后地往下跳。

“楼上漏水了！老区，快过来，楼上漏水了！”刘影不是好声地喊。

区敬阳过来就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转身跑到3楼，敲开了新邻居的门，告诉人家水已经淌到楼下，马上关水龙头，别



的啥话也没说，就回家帮助妻子、女儿舀水来了。

区佳的房间，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水，衣服、被全湿透了不说，书架也泡了。一册册装帧精美的书籍，面目全非。

区佳捧着 she 新买的《哈利·波特》、《古典四部》，“哇”地一声哭开了。

区佳爱书如命，眼看着这些书快变成纸浆了，她能不哭吗？

一家三口，左一盆右一盆，忙了半天，水还在淌，而且客厅也开始滴答起来了。区敬阳见光往外舀不解决问题，就把东西挪到相对干爽的地方。

直到他们干完了，区佳才想起夜半发水的“罪魁祸首”——住在楼上的那户人家还没现身。这回区佳真的发怒了，绷着脸说：“什么事儿呀！半夜三更的演“水漫金山”，把楼下淹这样也不来看一下。”

“已经淹完了，再说多大个事儿呀！让他们来看一下又能咋的？”区敬阳怕人家来了妻子、女儿把事情闹得更乱，就起了稀泥。

“人杀死了也说已经死了，看一眼又活不了，就不用偿命了？”刘影动了肝火，质问丈夫。

“两码事儿，别整这么邪乎？”区敬阳想大事化小。



“不行！一定要让他们到咱家看看。”区佳大声说：“爸！我希望你现在就把他们请来，如果你不去，我自己去。”

“让他们来干啥呀？”

“看看就行！要是他们给个说法，保证以后不淹咱家了，我保证啥也不说。”刘影推了丈夫一下：“快去呀！你要是真不去，我可去了。不过实话告诉你，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进屋就骂……”

“行行行！我去。”区敬阳到厨房擦了擦连水带汗的脸，开门上楼了。

工夫不大，楼上的一男一女跟她下来了。

他们进了区佳的房间，男的安慰了刘影和区佳几句，态度还是满谦和的。这是位颇为英俊的中年男子，相貌与香港影星万梓良酷似，尤其是两腮上的酒窝，简直就是万梓良的“克隆”。

既然人家赔礼道歉了，刘影还能说什么呢？

区佳毕竟是个孩子，心疼她的书，眼泪汪汪地说：“叔叔！阿姨！看你们把我的书泡的，都粘在一起了，这几本是我刚买的，还没看呢。”

那女的，也就是给区佳印象很糟的那个漂亮的女人不乐意了：“我们不瞎，下来就赔不是，还想咋的？又不是故意的，